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地缘政治学丛编

Library of Geopolitics

刘小枫 ● 主编



[英]赫伯格-罗特 Andreas Herberg-Rothe ● 著

克劳塞维茨之谜

—— 战争的政治理论

Clausewitz's Puzzle: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War

韩科研 黄涛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劳塞维茨之谜：战争的政治理论/（英）赫伯格-罗特著；韩科研，黄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7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Clausewitz's Puzzle: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War

ISBN 978-7-5080-9902-6

I. ①克… II. ①赫… ②韩… ③黄… III. ①战争理论 IV. ①E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0693号

© Andreas Herberg-Rothe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On Clausewitz* by Hugh Smith.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8095号

克劳塞维茨之谜——战争的政治理论

作者 [英]赫伯格-罗特

译者 韩科研 黄涛

责任编辑 王霄翎 刘雨潇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20年7月北京第1版 202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2千字

定价 49.00元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地缘政治学从编”出版说明

在一种观点看来,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是一门学科的两个名称,并无实质差异。^①人们显然不能说,地缘政治学是德语学界的惯用术语,而政治地理学是英语和法语学界的惯用术语。19世纪末的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1846—1904)是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而他为这门学科奠基的大著就名为《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1897, 715页)。1925年,德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家毛尔(Otto Maull, 1887—1957)出版的地缘政治学教科书也名为《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Berlin, 1956年修订版)。十年后,毛尔出版了一本同样性质的著作,却又名为《地缘政治学的本质》(*Das Wesen der Geopolitik*, 1936)。^②

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这两个术语似乎可以互换,其实不然。仅仅从字面上看,这两个术语也有差异:政治地理学的基本要素是历史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素则是政治学。瑞典的契伦(1864—1922)作为地缘政治学这个术语的发明者出身于政治学专

① 皮尔赛等,《世界政治地理》,彦屈远译,台北:世界书局,1975,页7。

② 比较 Rainer Sprengel, *Kritik der Geopolitik. Ein deutscher Diskurs. 1914—1944*, Berlin, 1996。

业,而非像拉采尔那样出生于地理学专业。契伦凭靠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原理来建构现代式的国家学说仅仅表明,自18世纪以来,政治学越来越离不开对世界地理的政治史认识。

就学科性质而言,由于综合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军事学、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这个名称比“政治地理学”更恰当。毕竟,这门学问的重点在政治而非地理,地表不过是人世间政治冲突的场所。^①豪斯霍弗说得有道理: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属于“政治地理学”要著,它为理解“地缘政治学”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②换言之,政治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属下的一个基础性子学科,没有某种政治学观念的引导,政治地理学仅仅是一堆实证知识。

拉采尔逝前一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的增订版(1903),这个版本添加了一个并列的书名“或诸国家及其贸易和战争的地理学”(o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s und des Krieges)。这个副题准确解释了拉采尔所理解的“政治”现象的含义:“诸国家”是复数,“贸易”和“战争”是单数。这意味着,“政治”就是诸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战争。

显然不能说,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定义。自有文明记载以来,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和战争就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经验。不过,古代与现代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整全的世界地理视野之外,商业技术文明的出现是这种差别的决

^① 比较 R. D.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 Painter, *Politics,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1995。

^② 豪斯霍弗,《〈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言》,见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页63-64。

定性原因。1750年,杜尔哥(1727—1781)写下了《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世界地缘政治史的演进图。^①事实上,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中的所有基本论题,都可以在杜尔哥的一篇纲要中找到。

拉采尔在《政治地理学》的“序言”一开始就说:他的老师李特尔(Karl Ritter, 1779—1859)已经充分注意到地理学的“政治方面”。^②史称李特尔为“人文地理学”的先驱人物,但我们应该知道,他因在其成名作《地球志》中探究了“黑非洲”而随即被当时的普鲁士王家军事学院聘为地理学教授。^③由此看来,“人文地理学”这个名称虽然听起来颇为美丽,且如今已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但其诞生之初却是为欧洲各王国的世界性“政治占有”服务的自然科学。

作为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后代,我们必须承认,古希腊人、罗马人乃至后来的日耳曼裔欧洲人,在地缘政治冲突方面的经历都远比我们的古人丰富。周代晚期七国争霸的内战状态,毕竟并未与西方式的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流亡陪都重庆的世界史学家也成立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协会”(1941),还形成了一个“战国策派”。但因时势艰难,中国的政治地理学家很难有沉静的心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深入认识地缘政

① 杜尔哥,《政治地理学》,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99—118。

② Friedrich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 o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s und des Krieges*, München, 1923 (E. Oberhummer 审读、增订第三版),页V。

③ 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页43。

治学。

“文革”时期关于“三个世界”的普及教育,也许算得上是一种地缘政治学教育,但是,且不谈相当粗陋,它实际上并不具有整全的世界历史视野。^①如今通过叙述“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也许可以铺展出一幅让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交融的历史地图,毕竟,“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②

然而“中西交通史”并不具有地缘政治学的视野。“丝绸之路”的历史与帝国兴衰密不可分:无论陆上还是海上的贸易通道,无不受帝国秩序掌控。何况,“‘丝绸之路’根本不是什么道路,[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双方的军队无论从哪个方向都无法发动进攻”。^③因此,叙述“丝绸之路”的历史若不能深度反映帝国间冲突的历史,难免流于商贾之谈。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政治学家一方面把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成替德意志第三帝国服务的“侵略性学科”或“伪科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大学教育以及传媒对国民普及地缘政治学知识。直到今天,美国知识界正是凭靠海上强国的地缘政治观纵论国际政治局,才掌握着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话语支配权。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国学界对世界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迄今

① 比较国营东光无线电器材厂工人理论组/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系73级工农兵学员编,《三个世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

② 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③ 奎斯特,《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36。

仍然相当局促,这与我们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有关。为了改变这一情形,本工作坊开设了系列,聚焦于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学文献,原典和研究性著作并重,为我国学界在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下进一步开阔眼界尽绵薄之力。

刘小枫

2018年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中译本说明

中国读者对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并不陌生,早在 20 世纪初,这本书就以《大战学理》为名被译为中文,并且出版了多个中译本。伟大领袖毛泽东曾多次研读《战争论》,《战争论》的基本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有值得探究的内在关联。“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在本书中,译者根据英文译本的表述,译为“战争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著名的公式,即便对当代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也不是陌生的命题。

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著名公式,我们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而已,坊间有关《战争论》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相较而言,在当代西方,《战争论》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案头书,也为政治哲学家所关注。据我所知,最早从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关注克劳塞维茨的是卡尔·施米特,施米特一生对克劳塞维茨有强烈兴趣,以至于在 70 多岁时,还撰写了《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评论与提示》一文(中译文为洪堡大学博士候选人李柯翻译,译文载于我与吴彦博士主编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第二辑《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施米特专辑》,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为该文撰写的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克劳塞维茨成为当时德国最早思考德意志民族国家命运的军事哲学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雷蒙·阿隆曾经耗费多年,数度开设克劳塞维茨课程,并撰写了两卷本巨作《思考战争:克劳塞维茨》。在这两位著名的 20 世纪思想家的笔下,克劳塞维茨不仅是军事思想家,也是政治思想家。

当代西方学者对克劳塞维茨有持久兴趣,其中有像帕雷特(Peter Paret)这样的代表性作者,他和霍华德(Michael Howard)一起重译了《战争论》,并出版了《克劳塞维茨与现代国家》(*Clausewitz and the State*)一书,这本书将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的思考同对现代国家的思考关联起来。帕雷特和霍华德的翻译和研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自此《战争论》的文本开始受到关注。

《克劳塞维茨之谜》一书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诞生的,作者赫伯格-罗特(Andreas Herberg-Rothe),目前任职于德国富尔达应用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ulda),长期致力于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方面的研究。除这本书外,他还主编有《克劳塞维茨与21世纪》(*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近年来,他仍然在克劳塞维茨研究领域继续进一步研究。

《克劳塞维茨之谜》一书在当代克劳塞维茨研究中享有突出地位,是《战争论》的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本好书,原文为德文,后译为英文(中译本从英译本译出)。这本书中的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作者基于拿破仑战争的历史和《战争论》及其相关文本,指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一章第一篇中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战争概念,一个是在第一篇的开端,另一个则在末尾,也就是书中处处强调的“奇妙的三位一体”概念,这两个战争概念共同构成了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真正看法。在此基础上,作者不仅探究了克劳塞维茨同德国观念论思想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反驳了认为克劳塞维茨应该对无限战争和总体战负责的观点,也揭示了克劳塞维茨的当代意义。本书的写法表明,我们如今仍然有可能深入《战争论》的文本中,获得新的发现,从而为认识当代战争与国家,提供更为宽宏的视野。

战争,不仅是历史家的领域,也应该成为政治哲学家的领域,战争呈现出来的是人类共同体生活中的最紧张的一面,考察那些伟大

的战争以及人类思想史上那些思考战争问题的思想家的著作,可以揭示新的共同体原则得以诞生的秘密,与此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战争这一伟大的人类活动同人性之间的关联。在战争中和平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限制战争升级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战争与共同体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待于我们重新开启《战争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译译本书的目的。

本书由我和韩科研兄共同翻译,由韩科研译出初稿,我在初稿基础上进行通校和局部重译,并在德文校译方面得到了暨南大学法学院汤沛丰博士的帮助。科研兄对于军事术语和军事知识的把握,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即便如此,本书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在此也希望专注于《战争论》的读者能通过各种方式指出本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应该采取已经流行的译本,但考虑到目前译本和英译本的一些差异,最终还是采取了从英译本直译的方式。这种做法当然会给已经熟悉中文译本的读者带来麻烦,但我希望这种做法能部分呈现中西学者对《战争论》文本的不同理解和把握,从而使我们再度重视《战争论》文本。

黄 涛

2018年7月1日

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

目 录

中译本说明(黄涛)	1
第一部分 开场	1
第二部分 对立和摇摆	17
第一章 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耶拿、莫斯科与滑铁卢	18
第二章 暴力、恐惧和权力:战争的扩展与限制	49
第三章 绝对战争和真实战争的概念	82
第三部分 运用克劳塞维茨超越克劳塞维茨	107
第四章 克劳塞维茨的遗产:三位一体	108
第五章 进攻和防御的两极性和不对称性	142
第六章 公式:战争中的政治	167
参考文献	199
索引	202

第一部分 开场

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悖论性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最初的暴力性、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以看作盲目的自然暴力;二、偶然性和运气的活动,在这里,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在自由地涌现;三、作为政策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服从于纯粹理性。

克劳塞维茨^①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由霍华德和帕雷特翻译和编辑,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76, 1984(着重部分由赫伯格·罗特添加)。本书中所有关于《战争论》的直接引用都出自这个版本;接下来正文中的引用将在引文后括号内注明书中的页码(或在某些情况下做重新表述)。我倾向于使用这个版本,尽管它的翻译也有不足。在此引用的“三位一体”文本来自1984年版的第89页。我只是将“单凭理性”改成了“纯粹理性”(pure reason),因为霍华德和帕雷特的译本容易引起人们对“三位一体”的误解,这一误解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有关翻译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Jan Willem Honig and Christopher Bassford, in Herberg - Rothe, Andreas and Strachan, Hew, *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7; 下文引用简写为 *Clausewitz in the 21st Century*。当我提及《战争论》的德文版时,我用的是第19版,该版由Werner Hahlweg编辑, Bonn, 1980(1991年和2003年重印);引用时简写为 *Vom Kriege*。

[2]本书从全新视角出发,首次将克劳塞维茨对三场经典战役的分析置于合理解释《战争论》的关键位置。^①全书基于三个重要假设。第一,《战争论》只能理解为对克劳塞维茨时代发生的战争行为的研究。对1806年普鲁士人在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中的战败、拿破仑1812年的侵俄战争、最终败走滑铁卢这三场战争的分析构成了《战争论》的基石。从1823年到1827年间,克劳塞维茨写出了对这三场战争的详细评论,也正是在那些年他创作了《战争论》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将撰写的评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吸纳到了《战争论》之中。

此前几乎所有解读都注意到了拿破仑的成功战例对克劳塞维茨思想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我想证明的是,不光拿破仑取得胜利的战争,就连在诸如侵俄战争和滑铁卢之战中表现出的战略局限,也都帮助克劳塞维茨总结出有关战争的一般理论。在克劳塞维茨一辈子对战争分析的关注中,主要问题是,为了证实在俄国战争(166-167)的具体情形下,作为拿破仑早期成功的重要基础的那些原则和战略并不充分,并且最终导致了滑铁卢的失败。虽然在一生

^① 此书于2001年首次由Wilhelm Fink Publishers, Munich出版, Hew Strachan就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活动分析的重要性展开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历史性评论,参见Hew Strachan, *Clausewitz On War*, Atlantic Books: London, 2007(即将出版)。

的大部分时间中,克劳塞维茨都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但在他的晚年,他认识到了一种前后一贯的军事战略的运用带来的[3]不同历史结果的理论意义。最后,他绝望地试图找出一种解决方法,协调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中拿破仑的胜利,侵俄战争中武力至上的局限和最终战败滑铁卢表现出来的种种极端。这种绝望从他渴望重写几乎整个作品就可以明显看出。这在他1827年的笔记中得到了表达,这份笔记写于他封存并准备在去世后出版的手稿三年之前;其中有类似这样的话:“在我看来,誊清了的前六篇,只是一些未形成结构的东西。”(69)

第二,我进而从假设《战争论》正因为这个原因而并未完成出发,指出该书的一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与其他内容矛盾。但我的最终结论是,克劳塞维茨给出的有关战争的各种概念揭示了每一次战争中最重要相互冲突的倾向,同时也揭示了每一场战争中都包含的起统一作用的共同因素。正如我们后面要展示的,《战争论》第三篇、第四篇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克劳塞维茨对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和拿破仑的其他决定性胜利的体验和分析。篇幅冗长,也常常被低估的第六篇(“论防御”)反映的是侵俄战争,第八篇(“论政治和战争计划”)则源于拿破仑败走滑铁卢。只有在第一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中,以及在第二篇的开端中,针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历史经验提出的总体问题,克劳塞维茨才成功描绘了一般性解决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克劳塞维茨在早期和晚期之间存在四个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对当代有关克劳塞维茨著作的讨论仍然有核心意义:

1. 军事至上和政治至上的对立。
2. 生存性的战争,或者说与一个人的身份有关的战争,在早期深深地影响了克劳塞维茨;与此相对,他的后期作品中则

充斥着一种工具主义的战争观。^①

3. 通过体现“毁灭原则”的无限制暴力追求军事胜利,与之相对,有限战争的优先性和对战争中使用暴力进行限制,这在他的后期的作品中日益凸显。

4. [4] 防御作为更强有力的战争形式的优先性,与之相对的是体现在主动发起进攻中的决定性战果的承诺。

在第一篇第一章末尾,克劳塞维茨提出,最终的解决办法浓缩在他的三位一体中(Trinity)。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基本假设:三位一体及其存在的全部问题,是克劳塞维茨的真正遗产,也是其理论的真正开端,正如他自己强调的:

无论如何,我们阐述的这个……战争概念[三位一体]是投向理论基本结构的第一道曙光,它使我们能对理论的主要部分做出基本区分和辨别。在这段出自霍华德与帕雷特《战争论》译本的引文中,我省略了用来修饰“概念”的“预备性的”(preliminary)这个词,因为在这句话中,克劳塞维茨从未提及任何“预备性的属性”。(《战争论》[Von Kriege], 213, 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

开始讨论之前,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值得提出。霍华德和帕雷特在论述三位一体的那段话中使用了 reason alone [单凭理性] 一词,这可能暗示了在三位一体的三种倾向之间有一种层级性理解。但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误解了德语原文。在德语中,克劳塞维茨使用的是 bloßer Verstand, 对这个词最好的描述是 pure reason [纯粹理性], 我在上文引述的讨论三位一体的段落中已经插入了这个词。

^① 这一区别出自 Herfried Muenkler, *Gewalt und Ordnung*, Fischer: Frankfurt, 1992; cited as Muenkler, *Gewalt und Ordnung*.